

糖尿病肾脏病的“形气神”论治*

柳红芳¹ 张向伟¹ 张先慧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100700;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摘要:“形气神”理论是对《内经》重要的人体生理观的高度概括,统摄一切生命活动。形为气神之根,气为形神之用,神为形气之主,三者高度统一,功能相互依存。现有糖尿病肾脏病的中医治疗多集中在“治气”层次,“治形”层次未被重视,“治神”更被严重忽略。糖尿病肾脏病的论治在“形”的层次上应填补真阴、益精补肾,在“神”的层次上应根据五脏形神一体理论治脏以达到调神目的,形、气、神同治是制定方药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糖尿病肾脏病;形气神;真阴

中图分类号:R259.871

doi:10.3969/j.issn.1006-2157.2016.10.006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based on body-qi-spirit*

LIU Hongfang¹, ZHANG Xiangwei¹, ZHANG Xianhui²

(1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2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Wholism of body-qi-spir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ints in *Huangdi Neijing*, governing all vital movement. Body, qi and spirit are highly harmonious,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closely. Body is the foundation of qi and spirit, qi is the use of body and spirit and spirit governs qi and body. The current treat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focuses on “qi” level, but “body” level has been paid less attention, and “spirit” level has been ignored. Treat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on “body” level is to nourishing genuine-yin root in kidney, while treatment on “spirit” by treating zang-organ. Concurrent treatment of body, qi and spirit is the principle of prescription.

Keywords: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body-qi-spirit; genuine yin

目前认为糖尿病肾脏病中医病机为素体肾虚,糖尿病迁延日久,耗气伤阴,五脏受损,兼夹痰、热、郁、瘀等致病。临床治疗多采用分期论治^[1],就目前现况看,治疗主要集中在脾肾气化层次,属“治气”者多,滋肾阴虽属“治形”范畴但多将其与“治气”孤立对待,未从形气关系进一步探讨。中医形气神理论可以完善糖尿病肾脏病相关治则,丰富“治形”和“调神”理论对提高糖尿病肾脏病临床疗效意义重大。

1 “形、气、神”系统论述

中医学认为,生命体是由“形、气、神”这3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包含人们常说的“精、气、神”。

《淮南子》^[2]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三者是相互依存的混杂体,形为有形范畴,是气、神的物质基础,是生命活动的载体;气是功能范畴,以无形的运动形式直接参与和推动生命活动,乃生命之根本;神为最高级的生命活动,是生命的主宰。^[3]

形为气、神之根,精血、真阴皆属有形。《内经》曰:“精化为气”“神自形生”“非形无以载气”,而精是形的主要组成部分,强调了形为气、神化生的物质基础。《景岳全书·治形论》指出:“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凡人身一切有形物质都属于阴,尤重于

柳红芳,女,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 北京市科委重大计划(No. SCW 201305)

精血,精血为阴精之本,故有“形以阴言,实唯精血二字足以尽之”以及“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4];气为形、神之用,升降出入则无器不有。五脏生理功能就是五脏之气功能的发挥,诸如肺主气以宣发肃降,肝藏血主疏泄,脾气运化水谷,肾司气化以主运化水液,都是气化的表现。气机是神与形体之间发生关联的纽带,气的升降出入是精、气、血、津液的生化输布,以及脏腑功能活动正常的保证。津液的代谢与输布是建立在气的气化功能基础之上,气的开阖出入,升清降浊,皆依靠气机的激发和推动,有形精血发挥生理功能也是通过气的运动变化来完成;神可驾形驭气,动而有节则五脏安和。脏腑气机运行与气化功能盛衰,以及形体精血的强弱均受神的主宰^[5]。《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根于中者,神去则机息。”没有神的坐镇,人体气机即会消亡,离开了神,形就不能自生,或成为行尸走肉^[6]。

2 糖尿病肾脏病“形、气、神”论治

目前糖尿病肾脏病辨证治疗多集中在“治气”层次,重在调理紊乱的脏腑气机,恢复失常的脏腑气化功能,根据病情发展采取分期论治原则。早期治疗重视气机的紊乱,诸如疏肝或祛湿以疏通气机的郁滞,结合益气生津治疗,中期治疗重视脾肾气化的失常,诸如补脾肾之气,结合滋肾阴、化痰利湿治疗,晚期治疗重视恢复脾肾阳气气化功能,选用辛温或辛热之品温补脾肾阳气,结合降浊利湿治疗。补肾阴虽属于“治形”范畴,但未系统阐明二者之间关系,未能从“形为气神之根”的角度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论述肾气、肾阴、肾阳共同的化生之源,糖尿病肾脏病填补真阴、补精治形的治法未受到重视,调神论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2.1 从形论治——治病求本,本在真阴

五脏之精皆归于肾,肾又藏精于命门,名曰真阴,命门即是“真阴之脏”,为水火之脏,一身之阴精、阳气皆化于此。景岳《类经图翼·真阴论》“精藏于此,精即阴中之水也;气化于此,气即阴中之火也”,故“精气在人,无非谓之阴分”^[7]。景岳认为真阴是肾气、肾阴、肾阳化生的物质基础,所以“命门之用”具有水火之功,“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而为十二脏之化源。真阴生理功能发挥主要体现于精血滋养全身,即有长养形体的物质功能,又是脏腑产生气化功能的基础。

形以精血为要,五脏之精皆归于肾,肾又藏于命门真阴。真阴为一身精血之本,是阴精之根基,阳气

之载体,是化生肾气、肾阴、肾阳的物质基础,全身阴阳之气化生皆根于此。糖尿病肾脏病是在糖尿病气阴两虚基础发展而来,长期气阴亏虚必导致阴精亏损加重,特别是中晚期患者,随着脾肾功能的受损加重,尿蛋白漏出会随之增加。尿中蛋白是人身之阴精,大量蛋白尿的漏出必致肾中精气亏损,进一步加重阴精亏虚,早期多见肾阴不足,中期阴精亏虚加重,进一步透支命门真阴,化源不足直接导致了肾气、肾阳亏虚。糖尿病肾脏病主要病机矛盾是脾肾气化失常,水谷不能转化为气、血、津、液,反成痰、湿、浊、瘀,特别是到了中晚期,一派虚寒的脾肾阳虚证候有时使用辛热温阳药物反不见效果,这就需要考虑阴精亏虚,精不化气,气化无源的因素。所以糖尿病肾脏病的核心病机是命门真阴亏虚,肾气、肾阴、肾阳化源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继发病理反应,如痰湿、瘀血阻滞经络等,因虚至实,虚气留滞是其主要病机特点,并会随着病程的进展该矛盾的重要性会逐渐上升。

糖尿病肾脏病发展到肾功能不全期,肾阴、肾阳均出现亏虚,真阴亏虚,精不化气,脾肾气化功能明显受损,在治疗时当治病求本,本在“形”病,透过“气”的层次看到“形”的不足,当求之肾精,峻补命门真阴。补肾之法众多,但仅使用桑寄生、川续断、杜仲等辛温补肾气之品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肾气化失司的问题,临床化裁六味地黄汤补肾阴者亦多,但临床效果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是对补肾填精的方法掌握不够,对运用熟地补肾的真意理解不深。张景岳对真阴不足、精血亏虚的治疗,主张药味宜取质静、填补、重沉、归下焦者,代表药物即是熟地黄,为其赢得张熟地的称号,他在《本草正》中论“熟地黄入手足厥阴、少阴经,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专补肾中元气,兼疗藏血之经……至若熟则性平,能补五脏真阴,而又与多血之脏最要,宜于阴虚而精血俱损、脂膏薄弱者。”^[8]在配伍用量的使用上提倡重剂填补,直达下焦,尽量避免消伐之品,《景岳全书·传忠录·论治篇治》提出“治贵精一”,提出填补真阴当重剂熟地直达病所,剂量有数两至斤数,“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为愈;与其制攻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患者,即放胆用之。性缓者可用数两”。清末余听鸿治一少年肿胀三年案可佐证此法:初因湿热之气侵入肌肉,面浮足肿,腹胀面黄,三载不愈,虽酷暑仍以济生肾气丸法投以熟地一两,以及山萸肉二钱、山药三钱、泽泻、茯

苓、牛膝、车前子、附子、肉桂各数钱,有人认为“胀病忌补,熟地当去”,余氏则坚持“此方断不可改”服药六剂,小便甚多,猝然疲倦昏睡,至明午而醒,而肿胀全消^[9]。针对肾阳不足、水液气化失常引起的肿胀,余氏根据其三年不愈直接抓住阴精亏虚、肾气生化无源这一根本矛盾,在大剂量熟地填补真阴时结合小剂量温阳药物,使得阴精得补,精能化气,肾气、肾阳自化源充足而水肿消失。此案熟地黄共用至六两,峻补真阴,乃是善学景岳者也。

2.2 从气论治——调气机、助气化

从“气”论治就是要调畅脏腑气机,恢复脏腑气化,目前是治疗糖尿病肾脏病的必备大法,治“形”的最终目的也是要落实到气化上来。糖尿病肾脏病气机功能紊乱亦可概括为升降出入失常:一是当升不升,如脾虚气陷,清阳郁滞,出现头晕、腹泻,精气下泄出现蛋白尿;二是当降不降,如脾虚不运,肠腑积滞便结不下,痰湿阻滞,胃气上逆出现呃逆、呕吐,肝阳上亢出现头晕目眩;三是当出不出,如脾肾气虚,四肢不能禀养气血出现乏力、倦怠,肾气化津液失司出现尿少、浮肿;四是当入不入,如脾胃虚衰,胃失受纳出现食欲不振,卫阳不能入于营阴而失眠。气化失常以肺、脾、肾三脏为主,病因无非虚实两端,虚则为脏器功能减退,气虚不能推动正常的生理功能,实则为气机被病邪阻碍,气化受限亦可出现失常,气机调畅是气化正常发挥的前提,气化失常亦是气机失调的重要原因。糖尿病肾脏病气机紊乱以肺脾气虚、脾肾气虚、痰、湿、瘀、浊阻滞最为常见,针对此病机层次的治疗也是当代医家论述最多的,针对肺脾气虚、气机不升者选用生黄芪、党参、白术、山药、柴胡等补气升提;针对肾气虚而下陷者选用杜仲、桑寄生、山萸肉、川续断、牛膝等补益肾气;针对脾阳虚畏寒怕风者选用附子、干姜、肉桂等辛热温阳化气;针对痰滞中焦当降不降者,选用半夏、茯苓、陈皮、厚朴等化痰降气;针对气化失常,水湿不出而水肿者,选用附子、桂枝、泽兰、益母草、冬瓜皮、车前子等利水消肿;针对阴津亏虚,气化乏源而口干、口渴者,选用麦冬、石斛、山药等滋阴化气。

2.3 从神论治——神静气敛,心和形全

人的意念活动对全身的生命活动起着统帅和调节的作用。此即“神为主宰”的含义。糖尿病肾脏病是终身性疾病,需长期服药治疗,患者往往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担心疾病进展到尿毒症惶恐者多,担心治病耗费忧愁者众,多方医治效差焦虑悲观者繁。然恐伤肾则气下,忧伤脾则气结,悲伤肺

则气消,情志的波动直接影响着脏腑气机运行。五脏是形神一体的功能单位,治脏可以达到调神的目的,心者君主之官,为五脏神之主,《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形乃大伤”,故调神当以治心为先。从神论治当在辨证基础上选用养心安神方药,特别是合并睡眠障碍的病人尤为重要,再结合治肝、理肺、固肾等以调畅各脏神机,达到心静神安病减的目的。病者调神可遵守明代汪绮石“宜节思虑以养心,宜节烦恼以养神”,逐渐达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的层次,学习传统的健身气功如太极拳、八段锦等,阅读传统文化书籍以静心养性,多听羽音补肾、角音疏肝,如《乌夜啼》《稚朝飞》《庄周梦蝶》等,若能做到心安静则可增强药物疗效。

总之,形气神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有形则神气无所依附,人的生命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气则无生命的有机活动,气失于升降出入而“神机化灭”“气立孤危”;没有神的调控则生命活动就会“气乱、精离”“形乃大伤”。糖尿病肾脏病治形的重要性不亚于治气,治病求本,当填补真阴以充实阴精,使肾气、肾阴、肾阳化生有源,痰湿、瘀浊自然易于消除,注重调神以静心养性,调动人体强大的自愈力是糖尿病肾脏病治疗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华中医药学会. 糖尿病肾病中医防治指南[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1, 9(4): 151-153.
- [2] 蒋璐, 杜武勋, 王智先, 等. 基于中医形、气、神理论探讨中医药愈病机理[J]. 中医杂志, 2015, 56(6): 451-454.
- [3] 卢红蓉, 于智敏, 李海玉. 病则形气神三者俱伤论[J]. 辽宁中医杂志, 2010, 37(2): 248-249.
- [4] 茅晓. 对张景岳命门-真阴观的探讨[J]. 天津中医, 1988, 3(1): 41-43.
- [5] 高树人. 试论“精气神”——人体机能学说与中医心理学[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87, 6(2): 12-15.
- [6] 章文春. 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中“神”概念辨析[J]. 江西中医院学报, 2012, 21(6): 59-62.
- [7] 茅晓. 张景岳补阴治形理论对后世临床的影响[J]. 辽宁中医杂志, 1988, 19(2): 31-33.
- [8] 张景岳. 景岳全书[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620.
- [9] 余听鸿, 费伯雄. 余听鸿医案·孟河费氏医案[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178.

(收稿日期: 2015-12-07)